



中国大政治家全传

秦始皇全传

主编

刘华明

郑长兴

印刷工业出版社

中国大政治家全传

目 录

第一章 横空出世	(1)
一、命运攸关	(1)
二、一个奇迹	(12)
第二章 异国奇遇	(22)
一、吕不韦如是说	(22)
二、用金钱购买秦国	(24)
三、孤独、寂寞和战云密布	(28)
第三章 少年君主	(31)
一、幸运之神	(31)
二、王族血液	(32)
三、黄金世家	(33)
四、政治遗产	(37)
五、“仲父”和母后	(40)
第四章 初识李斯	(42)
一、他人就是敌人	(42)
二、拨云见日月	(43)
第五章 攘外必先安内	(46)
一、激烈的政治赛跑	(46)
二、《孤愤》和《五蠹》	(48)

三、快感与兴奋	(50)
第六章 激战前夜	(58)
一、《谏逐客书》	(58)
二、韩非之死	(62)
三、政治形象	(71)
四、虎狼之师	(76)
第七章 铁血之路	(83)
一、两次攻赵失败	(83)
二、利剑指向赵国	(87)
三、荆轲阴谋破产	(93)
四、灭亡魏国	(103)
五、不可思议超人	(110)
六、不允许旁观者	(116)
第八章 革故鼎新	(121)
一、秦帝国出现了	(121)
二、传后世,议帝号	(133)
三、父子成为仇敌	(141)
四、他该怎么办	(150)
五、伟大的梦想	(157)
六、使黔首自实田	(165)
七、权力的金字塔	(175)
第九章 法治主义	(193)
一、什么是“法”	(193)
二、“法治”思想	(198)
三、对黑色情有独钟	(202)
第十章 大兴土木	(209)

一、疯狂地运转	(209)
二、庞大的建筑大军	(214)
三、“帝王宇宙中心论”	(220)
第十一章 穷兵黩武	(227)
一、“亡秦者胡也”	(227)
二、难以抑制的冲动	(236)
第十二章 焚书坑儒	(241)
一、天子之怒	(241)
二、不能容忍	(246)
三、自作多情	(252)
第十三章 巡游天下	(264)
一、暴风雨	(264)
二、博浪沙	(275)
第十四章 帝国丧钟	(284)
一、“今年祖龙死”	(284)
二、偏偏忘了“真太子”	(293)
三、“杀人众者为忠臣！”	(308)
四、大秦帝国灭亡	(319)

第一章 横空出世

公元前 259 年，不知为什么，历史居然选择了这么个错误的时间，让一个具有秦国王族血统的婴儿降生在一个错误的地点——赵国的都城邯郸。他刚一降生到这块备受战火蹂躏的土地上，就被视为敌人。此人就是两千余年后的今天，仍然被人们议论的伟大君主秦始皇。

因为这个男孩出生在正月，又生于赵国，父母就给他起了个名字叫赵政。历史发展到赵政降生的战国时代，古老的中国文化正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大挑战。这时，神州大地狂飙突起，风雷激荡，改革的浪潮排空而来，涤荡着一个支离破碎的旧乾坤。中国的历史发展到战国时代何以会出现如此翻天覆地的沧桑巨变呢？这就必须让我们从头说起。

一、命运攸关

诞生赵政的战国时代，始于公元前 453 年。从历史的表象观之，由春秋的“五霸”时代发展到战国的“七雄”时代，社会似乎仍然处于“道德大废，上下失序”这种无力自拔的困境中，“争野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的兼并战争愈演愈烈，它成为战国时代最令人瞩目的社会现象。然而，当时一些时代的先行者却能够透过“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攻争强，胜者为右，兵革不休，诈伪并起”的历史现象，清楚地看到，春秋时代“礼坏乐崩”式的文化大断裂，已经在战国时代剑与火的洗礼中被新的封建文化弥合了。传统的中国伦理文化经过艰苦漫长的整合，已具备了整体转型的条

件,摆脱危机的道路基本找到,一种新型文化呼之欲出。问题是如何顺应这种历史大趋势,为当时翘首以待的人们提供几种备选方案,以便能够在实践中切实构筑起一座崭新而牢固的封建大厦,使中国文化在经历了数百年的动乱之后,能重新走上良性循环和协调发展的道路。历史证明,在战国时代那烽火连天的历史环境中,促成上述历史任务完成的主要动力就是在秦、魏、楚、赵、韩、燕、齐等国轰轰烈烈开展起来的变法运动。

战国时代的变法运动,从主观上讲,它是当时进行殊死斗争的各个国家,为了克敌制胜而掀起的一场旨在富国强兵的政治改革,但是,变法的客观效果和深远影响却远远超出了富国强兵这一狭隘的目的。因为,任何一个国家要想富国强兵,就必须痛下决心,全面改革旧有的制度,改变旧有的观念,甚至抛弃旧有的生存方式,以一种崭新的面貌去迎接时代的挑战。从这个意义上说,当时的变法运动实际上成了一场十分深刻的文化革命运动,即用新的封建文化代替旧的奴隶制文化的革命运动。战国的历史证明,谁最先进行变法,谁就最先富强起来;谁变法最彻底,谁就无敌于天下。相反,谁走在变法后面,谁就被动挨打;谁变法不彻底,谁就有灭亡的危险。因此,“变法如同雨后春笋,在各国次第发生。尽管各国变法的目的、规模、结果、影响不尽一致,有的是主流,有的是逆流;有的彻底,有的不彻底;有的成功,有的失败。但它确实是形成了一个时代的潮流,一种发展的趋势,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

在赵政出世前约 100 年,秦国经过变法已一跃成为当时第一流的强国。而在赵政出世前不久,当时在“七雄”之中惟一有实力与强秦对抗的仅有赵国了。因此,赵国就成了秦国最后统一中国的严重障碍。为了向东挺进,秦国决计拔掉赵国这颗硬钉子。为此,展开了以秦赵大战为主流的,决定由谁来统一中国的战国时代的最后的斗争。

秦赵大战始于公元前 270 年,延续到公元前 257 年,前后历时 14 年。它不仅是战国时代规模巨大、空前惨烈的大会战,而且在

中国战争史上,也可以进入那种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会战的行列。更为重要的是,这场旷日持久的大会战,竟然与赵政的命运息息相关,这就不能不使我们对这场大会战给予更多的关注。

公元前 270 年,秦派大将胡阳越过韩的上党地区(由五台山脉、太行山脉、太谷山脉、中条山脉所构成的高台地,在当时均称上党地区),进攻通向赵国首都邯郸的战略要地阨与(今山西省和顺县,在邯郸西部)。赵惠文王(公元前 298 年到公元前 266 年在位)立刻召集诸将商议对策。由于秦军来势凶猛,所以连名将廉颇也认为阨与“道远险狭,难救”。但赵奢却为排众议,认为:“其道远险狭,譬之犹两鼠斗于穴中,将勇者胜。”赵惠文王就命令赵奢率兵解救阨与。

赵奢考虑到秦军狂傲气盛,不把赵军放在眼里,于是就想利用对方的这一弱点,麻痹敌人,出奇制胜。他率军从首都邯郸出发,仅走 30 里,便裹足不前,示敌以怯。并下令军中:“有以军事谏者死。”当时军情十万火急,秦军前锋已绕过阨与,到了武安(今河北省武安县)西,“秦军鼓噪勒兵,武安屋瓦尽振”。当时,军中的一个侦察兵建议急救武安,赵奢依军令立刻将他斩首示众。赵奢原地不动,滞留了 28 天,让士兵们每天不断地加固营垒,以此引诱秦国的间谍进入营垒,并且佯作不知,好让他们把假情报传给秦将。秦将听罢大喜说:“赵奢离开国都,走了 30 里就按兵不动,修起了营垒,看来阨与不是赵国的地方了。”赵奢估计敌人已经中计,立刻命令全军倍道兼程急行军,仅用两天一夜的时间就赶到阨与地区。他让射箭好手在离阨与 50 里的地方摆开阵势,修筑工事。秦军闻讯,倾巢涌来。

军士许历请求对军事部署发表意见,赵奢说:“可以说。”

许历说:“秦军没料到我们会这么快赶到这里,现在气势汹汹地拉开要和我们决战的架式,将军你一定要集中兵力打击他们,否则,必遭失败。”

赵奢说:“那就按你的建议行动!”

许历又提出新的建议说：“我认为谁先占据北山的制高点，谁将取胜；谁后到，谁吃败仗。”

赵奢又采纳了他的建议，立即派万人抢占北山制高点。秦军到后，也去争夺北山制高点。赵奢至上而下，纵兵打击秦军，大败秦军。秦军溃窜而去，阨与之围就这样被解除了。

在阨与之战之后，秦军又发动了对几地的进攻，廉颇救几，又大败秦军。这两次惨败是秦国在兼并战争中从未遭遇过的，一时锐气大挫。

从此，便拉开了秦赵大战的序幕。

然而，就是在这种险恶的形势下，当时强秦的君主秦昭王（公元前306年到公元前251年在位）的儿子安国君和孙子异人，即赵政的祖父和父亲，却都在秦国的死敌——赵国的首都邯郸，度日如年地挨着光阴。

人们一定会问，秦赵如此激烈残酷地进行争斗，而秦国如此显赫高贵的人物何以会跑到邯郸去冒险呢？原来，在战国时代，各国之间为了互相牵制，在政治交往中形成了一个互相交换人质的惯例，就是把王族成员，有时甚至是把太子送到某国作为政治抵押品，以此来保证对对方所作的政治承诺的落实。但是，这种古老的政治游戏，在“捐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谖”的战国时代，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当交质双方反目成仇、兵戎相见时，谁都不会把人质的安危放在心上，而这时人质的死活也就只能听天由命了。

秦赵为了建立所谓的信任关系，也不断互派人质，作为双方进行政治交易的信物。在当时，这种政治信物被称为“质子”。

赵政的曾祖父、名震四方的秦昭王，在未登上王位之前，也曾燕国做过质子。秦昭王的哥哥秦武王（公元前310年到公元前307年在位）死后，诸王子争夺王位。当时在燕国当质子的秦昭王仅19岁，由赵、燕两国派人护送其返回秦国，在母亲宣太后的弟弟魏冉的鼎力相助之下，夺得了王位。

秦昭王也效仿先王的做法，把太子派到魏国当质子，把另一王

子，即赵政的祖父安国君派到赵国当质子。公元前 267 年，太子病死于魏国。公元前 265 年，安国君被从赵国接回到秦国，被立为太子。安国君回国后，秦国当局又让他的儿子，即赵政的父亲异人，到赵国邯郸代替他当质子。

安国君和异人在赵国当质子时，正是秦昭王发动秦赵大战决心灭赵的时候，秦赵两国关系恶化的程度便可想而知了。

安国君在赵国当质子时，秦赵关系开始恶化。这是因为秦国大将白起在攻克楚郢都之后，又制服了韩、魏，使其不敢轻举妄动。就在这时，秦国立刻把战略打击目标转移到当时惟一有抵抗能力的赵国身上。公元前 270 年，秦赵阬与之战爆发，秦国遭到了意想不到的失败。在如此紧张、不友好的气氛中，可以想像，安国君在赵国该是怎样度日的。若不是秦太子这时候突然死掉，他时来运转，被父亲秦昭王立为太子，借此脱离了险境，那么，他的命运就很难预测了。

他走后，异人顶替了他。异人在邯郸时，秦赵关系越来越恶化。秦国在阬与失败后，并没有放弃灭赵的打算。为了从失败中振作起来，秦国进行了重大的人事调整。秦昭王在魏国游说之士范雎的策动下，对外戚和贵族势力进行了毁灭性的打击，“废太后，逐穰侯、高陵、华阳、泾阳君于关外”，把权力高度集中在国王手中。公元前 266 年，秦昭王任命范雎为相。范雎为相后，为秦昭王制定了“远交近攻”的战略：“得寸则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还制定了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战略：“毋独攻其地，而攻其人。”秦国经过这番整顿，实力大为加强，对东方六国的进攻也更加猛烈了。异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来到赵国的。

也就在赵政的父亲异人刚到赵国时，秦开始大举攻赵，连拔赵三城。当时赵孝成王新立（公元前 265 年到公元前 245 年在位），赵太后主持政务。在形势十分危急的情况下，赵只好求救于齐，但齐国要求：“必以长安君为质，兵乃出。”长安君是赵太后的小儿子，赵孝成王的弟弟。

于是，赵国给长安君备足百辆车马，送他到齐国当人质。齐国也马上派出援军救赵。秦军见势不好，不得不退走。

此时的异人与长安君相比，处境迥异，而且相形见绌。虽然他们同是人质，又几乎同时出质他国，但一个来自敌国，一个却去了友邦；一个送质子以战争，一个送质子以车马。试想，赵政的父亲异人在赵国能受优待吗？况且，东方六国对秦国始终恨之人骨，他们称秦国是“虎狼之国”。所以如此，完全是由于秦国施行野蛮屠杀政策造成的。特别是当秦相范雎制定了“毋攻其地，而攻其人”的战略之后，秦国对敌国人民的屠杀就更是变本加厉了。因此，也就更加激起了东方六国对秦国的刻骨仇恨。而这种仇恨也必然会转移到在赵国做人质的异人的身上。异人在邯郸不为赵国当局所礼遇，那是可想而知的。

再说，异人虽为秦国王族成员，父亲又身为太子，但遗憾的是他并非安国君的嫡出子女。同时他的母亲夏姬又是个失宠的女人，按照贵族的血统来说，他的血液并不高贵。更为重要的是，安国君当时已经决定让他的同父异母的弟弟子婴作为法定的继承人。基于这些原因，在秦赵交战时，把异人打发到赵国当人质，也就无足为怪了。也正是这些原因，使秦国当局并没有把他这个“诸庶孽孙”的安危当成一回事。他到赵国时，秦国既没有给他配备与强秦这样的大国地位相符的堂皇威严的车众人徒，甚至也没有给他足够的生活费用，更没有给他应有的安全保障。生活上的拮据、政治上的冷遇、赵人的仇视，使他陷入到困境中，孤独、寂寞、悲苦几乎使他丧失了生活的勇气。

这时，秦国对东方六国的进攻更加猛烈。

公元前 265 年，秦攻占了韩少曲（今河南省济源县东北少水弯曲处）、高平（今河南省孟县西）。

公元前 264 年，秦将白起攻韩，占领阌城（今山西省曲沃县东北），斩首 5 万。

公元前 263 年，秦将白起攻占韩南阳（今山西省太行山南部），

打算切断韩本土与上党地区的联系。

当时是战云压城，山雨欲来。东方六国的统治者面对秦国新的战争威胁，无不惶惶不可终日。

公元前 262 年，秦军攻取了韩国的野王（今河南省沁阳县）等 10 城，韩国本土通向上党地区的交通完全中断，韩国只好借道于魏国，由安成（今河南省原武县东南），经过共（今河南省辉县）、宁（今河南省获嘉县）等地，绕道通上党。但魏国对韩国的借道却要课以重税。

秦国的军事胜利，使韩国束手无策，也使赵国失掉了一道战略屏障。韩国商议把上党地区奉送给秦国，以求秦国停止对韩国的进攻。于是，韩桓惠王（公元前 272 年到公元前 239 年在位）派冯亭到上党郡，执行向秦国献地议和的任务。冯亭到任后，与当地居民商议说：“上党与韩都新郑（今河南省新郑县北）的交通被切断，秦军不断进攻，我们无法对付，不如把上党送给赵国。赵国接收了上党，秦必攻赵。赵国遭到进攻，必然与韩国站在一起，韩赵团结一致，足以抵挡秦国的进攻。”于是冯亭派遣使者告急于赵说：“韩国守不住上党，想把上党送给秦国以求和，但是上党人不愿意投降秦国，而乐于成为赵国的臣民。上党有城市 17 座，我们想献给赵王。”

这是件大事，赵国君臣为此展开了激烈讨论，并且出现了两种意见。

一种意见是受地；另一种意见是受地会刺激强秦，因此反对受地。

赵王又征询了大贵族平原君赵胜的意见，平原君认为接受有利。于是赵王派平原君赵胜为全权特使，到上党去接收土地。

秦国眼见自己用血战换来的土地被赵国轻而易举地弄到了手，怎肯善罢甘休！秦赵关系为此陷入到空前紧张的状态。当时，战云密布，双方虎视眈眈，剑拔弩张，一场恶战一触即发。所有的人都预感到会有一场大变故发生。

果然，在赵国邯郸的异人终于目睹了一场与他命运相关的、古今战史上罕见的血腥大会战。

公元前 260 年，秦昭王派左庶长王龁率军猛攻赵国新得的上党地区，上党落入秦军手中。上党民众纷纷逃到赵国。赵国派老将廉颇招集上党的难民，据守长平（今山西省高平县西北）。秦将王龁攻占上党之后，并未罢手，而是乘势大举向赵国本土进攻。赵军初战不利，损失很大。面对来势凶猛的秦军，赵国老将廉颇看出了，秦军旨在速决，因此他采取坚守不出的持久战术应对秦军。秦军虽在猛攻中有些小胜，赵军伤亡也不小，但秦军在长达三年的时间内，未越长平一步。对赵国来说，这本身就是一个大胜利。

然而赵孝成王却被秦军的强大攻势吓垮了，误听游说之士楼昌之言，打算与秦国妥协媾和。当时赵相虞卿坚决反对媾和，认为这是非常错误的决策。他跟赵王说：“现在您想媾和，是认为再不妥协赵军就要被击败。但是现在控制媾和主动权的是秦国，而不是赵国。秦国现在并不想媾和，而是想把您的军队彻底打败，您就是去与秦媾和，秦国也不会买您的账。所以，我看还不如立刻派人以重金联络楚、魏，让他们站到我们这边。这样秦国就会担心天下人可能要团结起来对付他，这时再媾和也许会成功。”

赵王不听，派亲信郑朱跑到秦国媾和，秦国借此大肆宣扬赵国已经屈服了。其他国家见秦赵已经媾和，于是都持观望态度。秦国见赵国孤立之势已成，断然拒绝与赵媾和，重新对赵发起了大规模的进攻。

在前线指挥军队的廉颇仍然坚持持久战，即使在赵军伤亡较大的情况下，也决不与秦军主力决战。赵王求和不成，又跑到另一个极端，打算在走投无路时，与秦军决一死战，以求速胜。所以他对廉颇持重、坚守的战略极为不满，认为廉颇被秦军吓坏了，故而裹足不前。为此，他多次派人到前线指责廉颇，催促他全线出击。

实际上最令秦军头痛的正是廉颇的持久战。三年的相持，赵军损失固然不小，然而秦军也被拖得精疲力竭，而且在赵军的深沟

高垒的阻挡下，未能前进一步。秦军感到最危险的还是当秦军消耗殆尽坚持不住的时候，赵军突然反攻，那后果将难以想像。

秦国最高当局对秦军欲进不能、欲退必亡的处境焦虑万分。不得已，秦相国范雎决定试一试反间计。范雎派秦国的间谍潜入赵国的都城邯郸，用重金收买赵国政府中有权势的腐败分子，让他们散布谣言说：“秦国最怕赵括担任统帅，廉颇容易对付，他很快就要投降了！”这种谣言在朝野上下广为流传，搞得沸沸扬扬，而且颇合赵王此时的胃口。

那么这个赵括是何许人也呢？原来他就是赵国名将马服君赵奢的儿子。此人“自少时学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当”。他曾经跟他父亲赵奢谈兵法，赵奢也难不倒他。但赵奢却认为他根本不懂兵法。赵括的母亲不解其意，赵奢说：“战争，是生死存亡的大事，而赵括却随随便便地谈论它，将来赵国不让赵括带兵则已，如任命他当统帅，让赵军失败的必是赵括！”真是知子莫如父。

然而就是这么个纸上谈兵的空头理论家，在秦间谍和腐败分子的煽动下，居然被昏聩的赵孝成王任命为三军统帅，去代替老将廉颇指挥战斗！难道赵国就没有头脑清醒的人吗？有。首先持反对意见的就是赵国杰出的政治家蔺相如。他对赵王说：“您以虚名任用赵括为将，这就像弹琴时把调音柱固定了那样，根本无法按曲子的轻重缓急来弹动听的乐曲。赵括这个人平时仅仅是把他父亲的兵书读熟了，但在战争中他根本不会巧妙地运用书中的原理。”赵王听不进去。接着，赵括的母亲也出面反对。她说：“赵括和他父亲不一样。他父亲当将军时，礼贤下士，团结的贤人有数千人，交的朋友有数百人。大王和宗室赏赐给他的东西，他全分给部下，接受任务时不再过问家事。现在赵括为将，耀武扬威，部下没人敢抬头看他。大王赐给他的金帛，全都藏在家里，每天考虑的是哪有便宜的田地、房子可以买。大王认为他能比得上他父亲吗？他们父子俩是不一样的，希望大王别任用他。”赵王不理睬。

就这样，赵括轻易地成了赵国的三军统帅。秦国听到这个消

息后，喜出望外，立刻暗中重新调整了秦军的指挥系统。秦王派名将白起为前线总指挥，让王龁担任副手，并且严令军中“有敢泄武安君将者斩”！

赵括来到前线，把廉颇制定的计划全都更改过来，把廉颇的军吏全部撤换掉，换上自己的人，然后命令赵军全线出击。

秦将白起假作败走，以此为诱饵，让赵军倾巢出动。赵括自以为得计，率军直冲到秦军壁垒之前，但碰到的却是严阵以待的秦军。赵军屡攻不动，而秦将白起却暗出两支奇兵，一支 25000 人直奔赵军大后方，切断赵军粮道；另有 5000 骑兵直取赵国壁垒，使赵军欲回不能。然后派兵将赵军主力分割成两部分，把他们铁桶般地包围起来。秦将白起见时机已到，派轻装部队出击。赵军失利，不得已，在原地筑起营垒，等待援军的到来。

秦昭王听说白起已切断赵军粮道，而赵军已成为瓮中之鳖，断定全歼赵军的关键时刻到了。他亲自赶到河内（今河南省沁阳地区），下命令把 15 岁以上的男丁全部派遣到长平，增强打援和断粮部队的实力。

在长平会战进行的同时，秦国还积极展开了外交活动。答应把垣雍（今河南省原阳县原武镇北）这块土地割给魏国，并且威胁楚、齐两国，只要救赵，就向他们发起进攻！所以此时当赵国向齐国请求援助粮草时，齐国统治者慑于秦国的威力，拒绝了赵国的请求。

到了这年九月，赵军已断粮 46 天了，赵军内部因饥饿发生了以人当食的惨事。赵括走投无路，打算与秦军主力死拼，以求侥幸突出重围。他把全军分为四队，轮番向秦军营垒进攻。然而秦军岿然不动。绝望中，赵括贸然率自己的精锐部队冲向秦军。此时秦军弯弓搭箭，空谈将军赵括被乱箭射死。赵军四十余万人为了求生全都投降了秦军。秦军统帅白起认为：“前秦已拔上党，上党民不乐为秦而归赵。赵卒反复，非尽杀之，恐为乱。”于是设计把这四十余万俘虏全部活埋，只放掉 200 个年龄小的俘虏，叫他们回到

赵国去宣扬秦军的威猛,让难以抗拒的恐惧笼罩住赵国,使赵国全民心理崩溃,为最后灭赵作准备。

公元前 260 年七月,长平大败的噩耗从前线传回到赵国,赵国举国上下万分震惊,特别是四十余万将士被秦将白起活埋的消息,尤其让人悲痛欲绝。邯郸城里一片缟素,四处哭声。愁云惨雾笼罩着这块不幸的土地。

类似的灾难有时会征服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不过有时也会激起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更强烈的仇恨和更为激烈的反抗。秦国当局万万没想到,这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并没使赵国人从此匍伏在他们的脚下,相反,却激起了赵国人对强秦从未有过的痛恨。他们揩干眼泪,化悲痛为力量,“赵人之死者不得收,伤者不得疗,涕泣相哀,戮力同忧,耕田力作,以生其财”。他们同仇敌忾,团结一致,恢复国力,准备击破强秦灭赵的迷梦。

说到这里,我们会想像到,经历了长平血战,仍在邯郸逗留的异人的处境该是多么艰难!他该顶着怎样的压力和危险!他虽然不是长平惨案的制造者,他不敢对秦军的胜利流露出得意,甚至他也许会被秦军野蛮残忍的暴行惊呆,但是赵国人却不会因此而谅解他。在赵国人的眼中,他是个秦国人,因此也就是仇敌,更主要的他还是个被抵押在赵国的人质,是秦国保证给赵国以安全的保证人。

但是秦国人现在背信弃义了,那么这个有着秦国王室血统的王孙自然便成了人们仇视的目标。报复是人类的天性,尽管谁都知道折磨这个可怜的秦国人质并不能解决什么问题,也许还会引起强秦的反报复。可是此时此刻,急于想为自己的惨痛损失找回一点补偿的赵国人觉得,只有这个秦国的王孙是他们发泄仇秦、反秦情绪最现成、最合适的靶子。于是迫害的魔影开始向他逼近。

二、一个奇迹

就在秦赵长平血战发生的第二年正月，也就是公元前 259 年（秦昭王四十八年），未来的秦始皇出生在赵国的都城邯郸。

这年，秦军统帅白起，想乘长平大捷的余威一举灭掉赵国。他将秦军分为两支，一支由大将王龁率领，猛攻赵国的皮牢（今山西省翼城县东 30 里）；另一支由大将司马梗率领，攻占韩国上党全境。

韩、赵两国大为惊恐，决定割地求和。于是派苏代（苏秦的弟弟）到秦国去游说。苏代带着厚礼去见秦相范雎，他对范雎说：“白起打败了赵括吗？”

范雎回答说：“是的。”

苏代问：“白起打算围攻赵国的邯郸吗？”

范雎说：“是的。”

苏代这时开始口若悬河地讲起来，他说：“赵国灭亡，秦国就要无敌于天下了，大将白起也将获得‘三公’的高位了。白起曾为秦国攻取七十余座城池，南征楚国，攻拔郢、郢和汉中，现在又杀死了赵括，大获全胜。我看历史上杰出的人物周公、邵公、吕望的功勋也不过如此。赵国灭亡，秦国称王天下，白起也会因此做‘三公’，您甘愿屈居其下吗？就是您不甘心，我以为那也办不到！秦军过去在攻韩国的陘（今山西省翼城县东南）和上党时，上党的民众都跑到赵国去了，可见天下人根本不愿接受秦国的统治。目前，如果赵国真的灭亡了，我想它北部的领土和人民将归燕所有，东部的领土和人民将归齐所有，南部的领土和人民将归韩、魏所有，秦国将所获无几。眼下您不如答应韩、赵割地求和的请求，别让他白起抢走全部功劳！”

这席话击中了范雎的要害，使他嫉妒之心急剧膨胀。而嫉妒之心一旦控制了一个人的理智，无论是多么伟大的人物，都会忘记